

宁波城墙的变迁及历代规制

陈启流（厦门大学历史系 361005）

【摘要】 宁波城墙始建于唐中后期，两宋沿用，元初毁弃后子城未再重建，罗城则于元末新筑，明清因袭且屡有毁修，民国时期悉数拆毁，前后延续一千多年。本文主要就宁波地区的地方志和已公布的相关考古材料，从子城和罗城两部分按年代先后概述其沿革和一般特征。

【关键词】 宁波 城墙 规制 城防

唐长庆元年（821），明州州治移至三江口，刺史韩察发民筑子城，是为今宁波市区筑城之始，唐末刺史黄晟又于子城外筑罗城。自此，宁波城为后世历代沿用，虽屡有毁建，但罗城城墙圈定的范围从未发生明显位移和增缩，到民国二十年（1931）城墙悉数拆毁，前后沿用一千多年。

关于宁波城墙的沿革，文献有比较丰富的记载，尤其是宋元以来宁波地区的地方志多有述及。1949年以后，宁波市区开展了数次涉及城墙的考古工作，为进一步认识宁波城墙的变迁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。学者在此基础上对宁波城墙进行了一定的研究。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，就地方志和已公布的考古材料，从子城和罗城两部分按年代先后分述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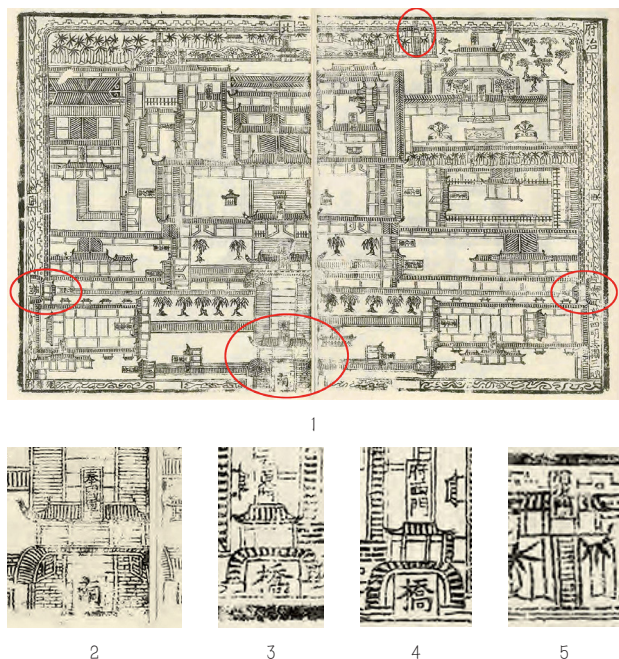
一、唐宋子城

宁波子城修建于唐长庆元年（821），两宋沿用，元初拆毁，仅留下鼓楼并存至今，故而子城实际指“唐宋子城”。关于宁波子城的始建及初建成的布局、规模等具体情况，存世的唐代文献未有详细记载，后世

文献多取《会要》及《移城记》（唐韩杼材《移州城记》）记“长庆元年，移州治于鄞县治，而于旧州城近南高处置县”^[1]说法，《唐会要》卷七十一《州县改制下·明州》条记“长庆元年三月，浙东观察使薛戎上言，明州北临鄞江，城池卑隘，今请移明州于鄞县，置其旧城近南高处置县，从之”^[2]。此条记述较为简略，缺乏对州城的具体描述，且“置其旧城近南高处置县”的表述后世志书多有争议。《移城记》为碑记，在南宋王厚之《复斋碑录》中尚有著录，后《宝刻丛编》也有援引^[3]，宝庆《四明志》以后各志亦多有提及^[4]，但以上文献仅录纂修人、立碑时间，均无碑文正文。

到南宋时，志书关于子城的记载逐渐丰富。乾道《四明图经》记南宋庆元府“子城周回四百二十丈，环以水，丽谯揭奉国军之额”^[5]，宝庆《四明志》的记载则更加详细，现引原文如下：

子城周回四百二十丈，环以水，唐长庆元年刺史韩察筑，岁久民居跨濠造浮棚直抵城址，不惟塞水道碍舟楫，有缓急亦无路可以运水，邦人病之。淳祐癸卯春，制守陈垵给钱酒付造棚，人听自除拆，环城遂有路可通，立子城东水街坊牌一，子城西城街坊牌二，



1. 府治全图 2. 南门 3. 东门 4. 西门 5. 北门

图一 南宋咸淳间增刻本《四明志》所绘《府治图》及城门放大图

重修子城限隔内外。

奉国军门即子城门也，门额守潘良贵书，谯楼上有刻漏，皇朝庆历中，太守王周重修，久益圯，绍兴三十一年，守韩仲通访得吴人祝岷治铜为莲华漏，艺精制古，签判许克昌记之，庆元间守郑兴裔、嘉定间摄守程覃重修，嘉熙二年又圯于风，守赵以夫重建，特进观文殿大学士郑清之作记。

子城东门奉国军门内，常平仓之后，宝庆三年守胡榘重建，费楮券一千一百二十一缗有奇。

子城西门奉国军门内，苗米仓之后。

……

双瑞楼春风堂之南，程覃建，因田夫以骈干之粟来献而名，盖子城后门也^[6]。

南宋咸淳间增刻本《四明志》^[7]绘有更为直观的子城平面图（图一），结合图文推测，南宋子城平面长方形，周回四百二十丈，辟四门。

南门门额书“奉国军”^[8]，故也称奉国军门，门楼内有用于计时的刻漏以及相关碑刻。门北对应子城南北大道及城内庆元府楼、仪门、设厅等建筑。

东门、西门不在东西向中轴线上，而在轴线偏南位置，对应子城东西干道，从图示看，东西两门规格较南门小。东门曾在宝庆三年由胡榘主持

重建，又据开庆《四明续志·卷第一·城郭·西子城门楼》记“西楼久不葺且坏，宝祐五年四月，大使丞相亟命船场赵与陞易新之，盖级之故阙者赤白之，漫漶者治之，则已无侈，前人无废后观”^[9]，可知西门楼在宝祐五年（1257）经过重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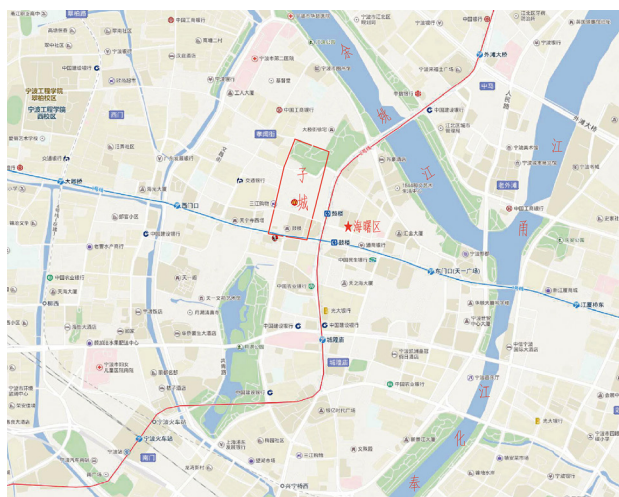
宝庆《四明志》“双瑞楼”条“盖子城后门”的表述似说双瑞楼是子城后门城楼，但同书《府治图》上，双瑞楼及桃源洞西北、子城北墙上还标示有一处“内（府？）后门”，城墙上未绘出门洞，故子城后门的确指不够明了，推测后门非正式城门，仅是一处便门，正因志书对子城后门的记述不够明确，偶有学者径称子城仅有三门。

此外，子城城墙外“环以水”，即设有护城河，从宝庆间抄本《四明志》^[10]所附《罗城图》看，东、西、北三面护城河紧临城墙，南面护城河据城墙较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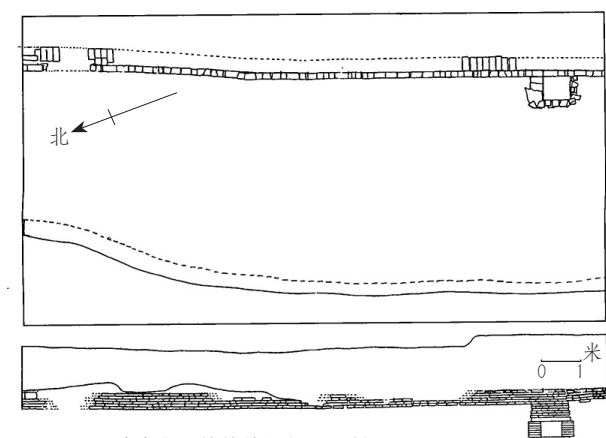
1997年，宁波市文物考古所在宁波市区公园路、府桥街一带进行考古勘探、发掘，确定了唐宋子城的具体范围。今呼童街以东5米为子城的西护城河，南护城河在鼓楼南侧，东至蔡家巷北转，经渡母桥到中山公园前的公园路，北侧在公园路段府后山一带，护城河内侧的城墙位置据此得以确定。子城即处于南起鼓楼、北至公园路府后山、西到呼童街、东到蔡家弄和府侧街的范围（图二）^[11]。

现场发掘的几段城墙遗迹分唐宋两个时代。唐代城墙见于T113、T114、T115、T116、T117、T305等探方，发掘区内揭露长度为245.5米，处于地层第三层下，夯筑于唐代地面之上，T115与T116内的一段残高0.6—14.01米，宽4.8—6米，基本呈南北走向。城墙截面为梯形，由夯土墙体和包砖组成，夯土系异地搬运，无遗物出土，包砖砌筑规整。唐代城墙墙体内还发现窰井1处，为城墙的排水设施（图三）^[12]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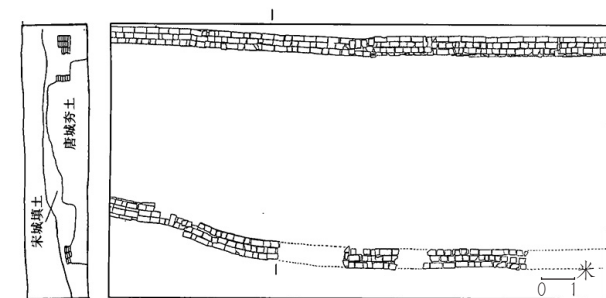
宋代城墙处于地层第二层下，包砖的基础部分在唐墙体之上或扩展于两侧，可分为二期。第一期宋城墙体大部分仍沿用唐城墙，宽5.64—6.9米，砖墙残高0.18—0.44米，夯土内包含北宋时期刻花碗、浅腹盘、碟和执壶等瓷片，发掘者将其定在北宋早期（图四）；第二期宋城墙对第一期基础部分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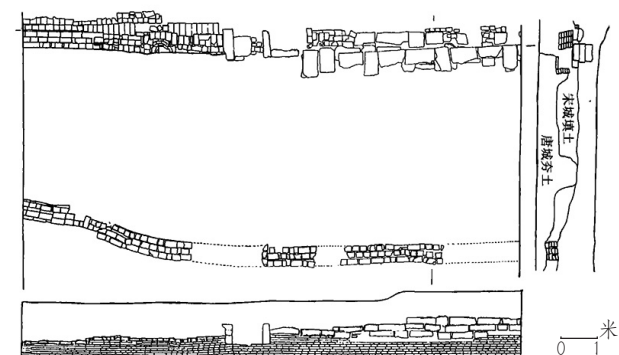
图二 唐宋子城位置示意图



图三 公园路唐代子城城墙局部平、剖面图



图四 公园路第一期宋代子城城墙平、剖面图



图五 公园路第二期宋代子城城墙平、剖面图

进行了加宽，但包砖部分改为包石，城墙的宽度相对缩小，约为5.2—6.4米，残高0.66米，夯土出土遗物中有典型的南宋时期龙泉窑碗、盘、瓶等器物残片（图五）。宋代城墙内发现出水口遗迹1处^[13]。

元初隳天下城池，宁波子城隳毁后再未重修，仅有南门城楼保存下来，后历代对南门城楼均有维护，今名鼓楼。至正《四明续志》“城邑”条记：“国朝混一区宇，无恃偏壕支垒之险固，郡城之废垂六十有余载，民居侵蚀，夷为坦途，至元五年，省命取勘起科官租旧子城直南中阙，今建明远楼于其上，余并废，虽有州东西二门之名，实为通衢矣。”^[14]据是志，元至元五年（1339），旧子城南门城楼经重修，名“明远楼”，后废弃，旧子城东西门名存实亡，已为通衢。从后世的志书的记载看，子城所处位置虽已无城墙，但一直作为州府治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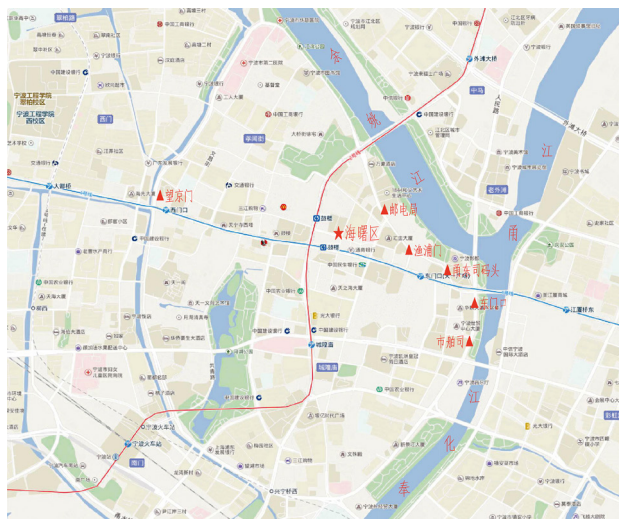
二、历代罗城

宁波罗城自唐末修筑以后，为历代沿用，并作为州府治所及附郭县治。其沿革变迁可分晚唐五代、宋、元、明、清、民国六个阶段。

1. 晚唐五代罗城

宁波罗城由唐末明州刺史黄晟始建，同时期的文献未有详细记载，现存宁波地区最早的方志南宋乾道《四明图经》对宋以前罗城也未作具体描述，宝庆《四明志》仅说“唐末刺史黄晟所筑”^[15]，故而晚唐五代时期明州罗城的整体规制并不明了，考古工作者在和义路^[16]、东门口（东渡路）^[17]、市舶司^[18]、望京门^[19]等处的发掘都发现了晚唐城墙遗迹（图六），据此可以认定相应地段在唐末已构筑了罗城城墙。

1973年和义路的考古发掘分甬东司码头、邮电局门口、商业局内、甬江印刷厂四区，其中，甬东司码头、邮电局门口、甬江印刷厂三区均发现了唐代城墙遗迹，甬江印刷厂还发现了唐至宋一直沿用的渔浦门基址。甬东司码头一段唐城墙长7米，残高0.3—0.68米，外壁包砖规整，内壁参差不齐，墙内有的地方经过夯实，夯土土质土色与唐代地层明显有别；邮电局门口发现的唐城墙仅5.1米，基础



图六 发现唐代罗城城墙的遗址位置示意图

下有许多尖头木桩，长0.9—1.2米，直径0.15—0.2米；甬江印刷厂渔浦门两边的城墙，内填土经过夯实，外侧包砖。唐代渔浦门门道宽3.02米，进深9.6米，两侧以砖砌壁，门道铺砖平齐规整，门的位置偏后，路面经过夯实；五代渔浦门宽2.96米，进深8.9米，沿用唐代基础，两侧为砖壁，城门位置在门洞中心，城门内路面除中间因做下水道被破损，余皆保存完好，系用大型年糕砖铺设^[20]。

1993年东渡路发掘的罗城城墙遗迹，年代跨唐至元，系东渡门至市舶司（务）城门之间的一段，揭露城墙35米以上，南北延伸至发掘区外地层中，经过进一步勘探，该段城墙南与市舶务门段城墙、北与以往清理的东渡城门可以衔接。唐代城墙处于第十一文化层，起筑于唐代活动地面，墙体夯筑，内外两壁包砖，整个城墙宽9—10米，城墙夯土部分残高2—2.5米，残存宽度5.4—6.08米，夯土有明显的收分。在唐代构筑中遗留于城基或包砖处的包含物以越窑青瓷为主，主要有瓜棱执壶、玉璧底碗、大圆底碗、灯盏、双系钵、罐，长沙窑则以执壶、玉璧底碗和贴花罐类常见^[21]。

1995年发掘市舶司遗址发现的市舶司（务）门北段唐代城墙，是在唐代地坪上构筑起来的，城墙两侧包砖，包砖的规格为0.68—0.72米。唐城的堆土加工讲究，由于这些土从异地搬运的地段不同，土色的色泽亦有青灰色和黄褐色，黄褐色的占大多

数，夯实后十分坚固，残高1.5米，城宽10米^[22]。

2016年望京门段城墙发掘的详细资料未刊，具体情况还不便探讨，这里仅提及其大体位置，即今宁波海曙区中山西路以北、中宪巷以南、望京路以东、效实巷以西的地块内^[23]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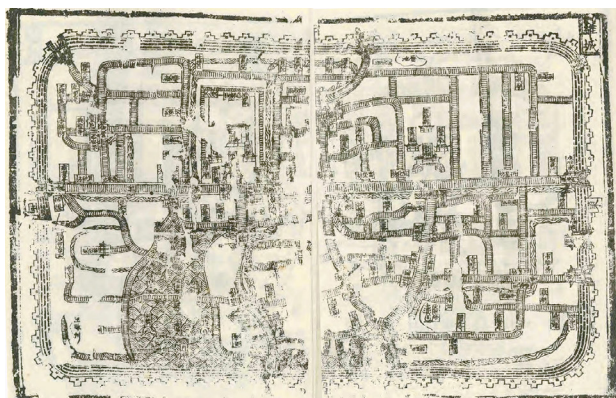
综合以上数次考古发掘资料可以看出，晚唐五代时期，今宁波和义路、东门口（东渡路）、市舶司、望京门等段的罗城城墙已经构筑，且在宋代渔浦门处辟有城门，门名史籍失载不详，已揭露的唐五代罗城与宋元以后的罗城城墙基本重叠。

2. 宋代罗城

南宋乾道《四明图经》记：“今罗城周回二千五百二十七丈，计一十八里，西与南则环以水，东与北则绕以江。”^[24]此书对当时罗城的记载仅有周回里数及城壕的分布情况，此外并无过多详尽叙述。自稍后的宝庆《四明志》起，志书的纂修者已显示出对明州城城墙沿革的困惑，且多数志书对此作出了考证，同时也增加了同时期城墙修缮变更的情况。南宋志书除乾道《四明图经》外，存世的还有宝庆《四明志》、开庆《四明续志》两种。

宝庆《四明志·卷第三·叙郡下·城郭》记：

城门凡十，西曰望京门（有水门通漕运，旧名朝京。庆元中，守郑兴裔更名，久而圯，守胡榘重建夹城，立柱棧其上。衡七间从三丈有九尺，四窗玲珑，与四明山相直。既揭门名，又扁其楼曰明山。宝庆二年八月十六日经始，次年六月二十七日落成，费楮券万二千四百一十四缗有奇），南曰甬水门（有水门通漕运），南东曰鄞江门（今闭），东曰灵桥门（宝庆三年，守胡榘重修。稍拓旧址，易墁壁为窗扉，扁其上曰鄞江楼，人犹曰此门视望京为主，而雄壮弗逮于阴阳家未宜。绍定元年正月，适遭延燎，乃迭城高五尺，更建楼门制度与望京楼门等。衡缩二间，从加三尺，东面天童太白俯瞰鄞江浮梁卧虹于其前，东西二楼对峙，四明之景概可睹矣。门名、新书楼扁全于救焚之余仍用之），曰来安门（市舶务之左，旧不立名，呼曰市舶务门，宝庆三年守胡榘重修，始题扁，盖先是通判蔡范建来安亭实在门外，故以亭名名之，惟舶货入则开），曰东渡门（火于绍定元年，今方更



图七 南宋咸淳间增刻本《四明志》所绘《罗城图》



图八 南宋宝庆间罗城城门位置复原图

新),东北曰渔浦门(今闭),北曰盐仓门(盐入则开),曰达信门(今闭),北西曰郑堰门^[25]。

开庆《四明续志·卷第一·城郭》记:

大使丞相吴公之分镇也,请于上,得密旨,俾以法令,从事芟夷,荆榛复仍城壁,旧贯阙者,补圮者,植低者,薄者,崇且益,乃创巡铺置卒以逻,三年修筑之役共费钱六万九千六百二十贯,米一百七十硕一斗七升,而雉堞焕如矣。开庆元年夏,遂鼎创望京、郑堰、下卸三门城楼,桷栌壮伟,榱桷业峨,以至甬水、灵桥、东渡三门悉缮治之,楼櫓粲然,万目易视。凡工役土木之费复为钱九万九千八百贯,米三百六十七硕。北门曰下卸,以鹺舟卸载于此命名,甚鄙,且在仓后迁僻,今迁近东造袋局之侧,比昔疏通轩豁,乃更新扁曰和义。西北郑堰门,名亦浅俗,大使丞相既于门外新立永丰碑,而是门适成,因名曰永丰门,西门旧曰望京,今亦更为朝京云^[26]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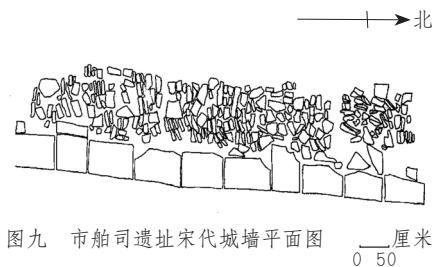
以上南宋二志,反映了南宋庆元府罗城的一些具体规制及其在宝庆、宝祐、开庆年间由胡榘、吴潜主持的三次修缮。建炎间金兵攻下明州城,城墙应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坏,但南宋志书中城墙沿革的内容均未作说明。

随着志书描述的细化,罗城形制渐渐清晰,结合宝庆中抄本《四明志》、咸淳间增刻本《四明志》绘出的《罗城图》(图七)^[27]可知,南宋罗城周回里数与唐五代时期相较未有变化,仍是二千五百二十七丈,计十八里,宝庆二年胡榘重修时,罗城尚辟有十门,即西望京门(开庆间改朝京门),南甬水门,南东鄞江门,东灵桥门、来安门、东渡门,东北渔浦门,北盐仓门、达信门,北西郑堰门(开庆间改永丰门),其中望京、甬水两门附有水门。但仅两年后,鄞江、渔浦、达信三门封闭,罗城仅开有七门,即《罗城图》上表现的格局。宝庆《四明志》所述十处城门是自西门起按逆时针方向依次叙述的,结合历代志书及现今的实测地图、航拍图以及相关资料,可对南宋庆元府罗城城门位置加以复原(图八)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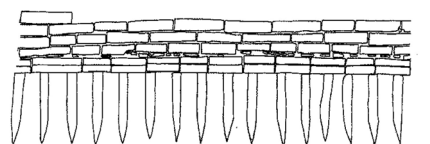
颇为费解的是,开庆《四明续志》关于北门“鼎创城楼”及“曰下卸……今迁近东造袋局之侧……乃更新扁曰和义”的表述,说明开庆间的下卸门原在后来的和义门以西,造袋局侧的和义门为原盐仓门,宝庆间盐仓门西侧为达信门,所以下卸门可能是原达信门,宝庆间已废弃的达信门,开庆初又启用,并重修城门门楼,但不久又因“甚鄙,且在仓后迁僻”乃“迁近东造袋局之侧”,但其时和义门处本已有城门(盐仓门),为何又迁下卸门于此,而不是径直表述封闭废弃下卸门?这一疑点可能表明我们对南宋城门的复原存在误解。也有一种可能,开庆以前的盐仓门,不在后来的和义门处,而在其西不远、原达信门以东,即“(盐)仓后”,如此,则宁波罗城城墙遗址上可能存在十一处城门遗迹。

至于城壕,“西与南则环以水,东与北则绕以江”,江即奉化、余姚二江,水为后来的北斗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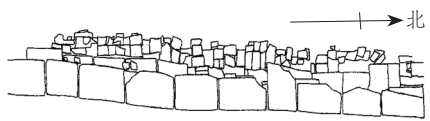
1973年和义路的发掘,揭露了宋代渔浦门、城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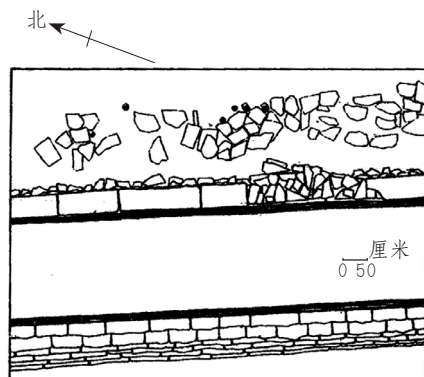
图九 市舶司遗址宋代城墙平面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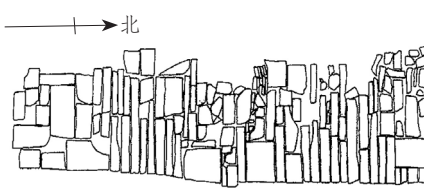
图十 市舶司遗址宋代城墙砌石与木桩关系正视图



图十二 市舶司遗址元代城墙夯石基础部分平面图



图十一 东门口船场遗址护城河、堤坝平面图



图十三 市舶司遗址元代城墙石砌部分平面图

墙及城墙阴沟。宋代渔浦城门门道宽4.4米、残存高度0.5—1.05米，深10.95米，基础用条石砌筑而成，门道两侧为砖壁，上应有门楼，门的位置在近门道中心地段，门内路面全部铺砖，作人字形；城墙在城门外，由夯土、条石、包砖等部分构成；城墙阴沟均在宋代城基底部，筑法为底铺木头或打木桩，上置石板高度一般为9.85—9.93米左右，宽0.86—0.95米^[28]。

1995年市舶司遗址也发现了一段宋代城墙。清理迹象表明，宋代早期利用了旧的包砖墙体，到了晚期才把砖砌的近底部墙面改为石砌的墙面，宽度仍接近唐代城墙的宽度，这种做法与东渡路段发掘的唐宋罗城完全一致，是同一模式。城墙外侧为了加固城基，在老城基外打了成排的木桩，其上直接迭放经过加工的条石（图九、图十）^[29]。

1998年东门口船厂遗址发现的一段南宋堤坝，系城墙与姚江之间的护城设施，处于T04第二层下，呈东西向，可分内外两道，外侧一道用木桩夹着木板构成，内侧一道用毛块石垒砌，两者之间相距约1米左右（图十一）^[30]。

宋代罗城整体走势及城门布局在文献中已有图示，这几次涉及城墙的发掘进一步揭示了罗城的构

筑工艺和具体规制，为研究城墙细部特征提供了实物资料。从这些材料可以初步归纳罗城构筑的特征，首先，宋代罗城大体沿用了唐城的基础，其次是砖石普遍应用于城壁的包砌，此外还以成排木桩对墙体进行加固。

3. 元代罗城

元代志书对于罗城周围里数及其沿革的记载与宋代大体一致，但城门设置、称谓进一步变更。

据延祐《四明志·卷第八·城邑考上·城·本路》的记载，毁城以前，元代庆

元府城大体延续了南宋的规制，但延祐间灵桥门已废弃^[31]，罗城城门仅存五处，即迎恩门、甬水门、东渡门、和义门、永丰门。元初罗城隳毁后，在很长时间内未再重建，故元末志书至正《四明续志》“城邑”条内全无罗城的描述。实际上，元末由于局势变化，废弃数十年的罗城由浙东元帅纳麟哈刺主持重建，刘基《庆元路新城碑》记庆元府城“六月而成”^[32]，可知此次罗城重建因迫于形势而相当草率。《庆元路新城碑》记重建后的罗城“周十有八里，高丈有八尺，上环列睥睨机弓弩炮石，建楯戟罗戈槊，旁开六门，有楼周庐百九十有二间，戍卒昼夜严警不怠。西南二方，旧各有水门，皆经而新之，东门去江远则凿其外为隍，北门因江为隍则筑堤以扞之，凡所设施，罔不中度”^[33]。城周十八里的格局仍旧，六门设置的详情未载，可能是明清以后灵桥、东渡、长春、望京、永丰、和义六门的布局，另外，以往志书多记罗城北、东两面凭三江之险即江为濠，而此时因东门去江远开凿了东面的护城河，这在明清方志所附罗城图上多有表现。元末除纳麟哈刺主持重建罗城外，归降后入据庆元府的方国珍也进一步修缮了罗城^[34]。

至今宁波市区内的考古发掘，涉及元代罗城的仅两处，即市舶司遗址和和义门瓮城遗址。

1995年市舶司遗址发现的元代市舶务城门段城墙，系在宋代城墙基础部分进行加固，其方式是在宋城基础内壁经过对城墙体清理一部分后，在内侧基础部分填以大量碎石块，石块排列紧密并经过夯实，厚度在20厘米左右，宽度从宋条石内壁算起达1.3米以上，石块片上再堆砌长条石与石块相结合的加固层面，有的地方还施用了石灰和三合土，粘合相当牢固，城墙的整体宽度与宋城近似（图十二、图十三）^[35]。

2003年发掘的元代和义门瓮城遗址，基址平面长方形，南北走向，残存东、南、北三面墙体。东墙保存较好，外侧残长约42.7米，内侧长32.5米，下宽6.55—6.75米，上宽6.25—6.35米，残高约1.1米，墙基、墙体多用条石或石板错缝平砌而成，南段外侧略呈弧角转弯，内侧两端基本呈直角与南北墙相连。南北墙砌法与东墙基本相似^[36]。

4. 明代罗城

入明，成化《宁波郡志》《宁波府简要志》，嘉靖《宁波府志》，明末高宇泰《敬止录》四书在前代志书的基础上，又补入同期罗城修缮事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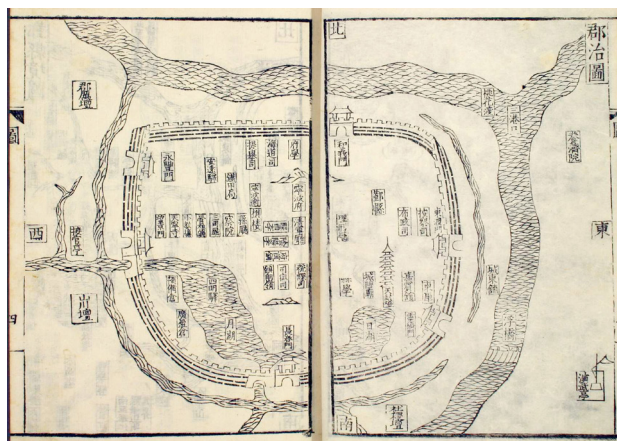
成化《宁波郡志·一卷·城池考·郡城池》记：“大明洪武六年，指挥冯林高厚加新城三之一，浚东西南三面之池，十四年，指挥李芳又缮修焉。”^[37]

成化《宁波府简要志·卷一·城镇志·城池·本府城》记：

今府城六门。东二门：曰灵桥门，东郭过浮橘至卖席桥，曰东渡门；东北过桃花渡关，抵白沙。为郭二，郭今名甬东隅。南曰甬水门，至甬水桥接官亭为南郭。西曰望京门，至新河桥接官亭为西郭，南至二门旁置水关。北曰永丰门，至保丰碑为北郭。上三郭皆名城西隅。东北曰和义门，抵姚江，内有盐仓，俗呼盐仓门，城中一卫五千户所兵五千人，每一千户所分管地方及于废寺基及城空地，或一一百家置营居任。今多离营与民杂居，又城中择傍水废寺基置仓大所以贮米，今废久^[38]。

嘉靖《宁波府志·卷九·城隍》记：

本府……为崇筑高二丈五尺，址广二丈二尺，面一丈五尺，周围二千二百一十六丈，延袤一十八



图十四 《郡治图》（嘉靖《宁波府志》）

里……辟为六门，东曰灵桥、东渡，南曰长春，西曰望京，北曰永丰，东北曰和义。其四门可通舆马，独西南为漕运水路，新设重门，外设吊桥。门各有楼罗以月城，城之上有敌楼四十六，雉堞三千五百六十四，警铺六十五，外为濠，自此至西南环绕通二千一百四十四丈，自和义抵北永丰门通三百四十三丈，滨大江不设。……嘉靖三十五年，守张正和重建瓮门、敌台，大加缮修，郡人闻渊为之记曰……^[39]

明末高宇泰《敬止录》与往志不同之处主要是补入了前代志书不载、宋初钱亿修城事迹。《敬止录·卷一·城池考》记：“县城即府城也……宋初奉国军节度使钱亿修治，崔仁冀钱公碑云，设险守邦，大峻金镛之制，树碑纪绩，新刊广绢之辞，旧志失载。”^[40]光绪《鄞县志》认为此项不可考，查对乾道《四明图经·卷十一·奉国军节度使彭城钱公碑铭》^[41]，全文除“设险守邦，大峻金镛之制”，再无其他与修城有关的记载，故钱亿修城事存疑。

据以上明代四志，宁波罗城到了明代，六门的布局稳定下来（图十四），与前代志书对照，罗城周回里数以往均统一记作“二千五百二十七丈”，而嘉靖志作“二千二百一十六丈”，仍计“一十八里”，这一变化难以论定是志书纂修传抄之讹误还是罗城周长的实际变化，明以后的志书又多沿用了这一说法，清康熙《鄞县志》作“二千七百八十七丈”^[42]，到光绪《鄞县志》复作“二千五百二十七丈”，并注意到历代志书在这一数据上的分歧^[43]。

据此推测,各志书对于宁波罗城周回里数的记载,除最初的志书外,其余志书可能并非实测而是直接引用前代志书,自明代志书出现“二千二百一十六丈”、清初出现“二千七百八十七丈”的记载后,各志书依次传抄沿用,到清末光绪《鄞县志》又重新改记为宋元志书所记的“二千五百二十七丈”。现今复原的宁波罗城周长约为7640米,折合唐代旧里约16里有余,比历代志书所记都要小^[44]。

明初拓宽、加高城墙,并疏浚东南西三面城壕,后相继曾筑重门、月城(瓮城)、敌楼、雉堞、警铺,嘉靖《宁波府志》还详细记载了罗城城墙的规格,即“高二丈五尺,址广二丈二尺,面一丈五尺”,与唐宋时期《太白阴经》《武经总要》等兵书规定的“城下阔与高倍,上阔与下倍”规制相比,城墙高厚比明显变小,即城墙厚度相对增大。

与明代城墙相关的遗存,目前仅见1998年东门口船场遗址发现的一段护城河,该遗迹处于T04第一层下,呈东西向,宽2.3—2.5米,深1.4—1.85米,河壁用条石错缝收分砌筑,每层高度基本一致^[45]。

5. 清代罗城

清代康熙、雍正两种府志对罗城均有记载,此外,清康熙、乾隆、咸丰、同治、光绪年间纂修的《鄞县志》(稿)对罗城也有涉及,尤以光绪《鄞县志》最为详尽,光绪志对前志关于罗城的记述逐一考辨,可谓宁波城墙志集大成者。现举清志要者摘录考辨于下。

康熙《鄞县志·卷之二·经制考·城郭》记:

鄞附郭于郡……其制,址广二丈二尺,高如之,面一丈五尺,周围二千七百八十七丈,延袤一十八里。辟为门六,东门二,曰灵桥、曰东渡,南曰长春,西曰望京,北曰永丰,东北曰和义,并通舆马。独西南二门为漕运水路,设水关重门,外设吊桥门。各有楼,罗以月城,城之上旧为敌楼四十六,雉堞三千五百六十四,警铺六十五,外为濠,自灵桥门外至长春门会南塘河经望京门接西塘河直抵永丰门,计二千一百四十四丈,一自灵桥门外北首经东渡门计四百六十五丈,其和义门抵永丰门滨大江不设……国朝顺治十五年,提督田公雄科绅士富民重筑雉堞,

广拓高厚两倍于旧制,又派修楼橹敌台及各门兵马司宇。康熙十三年,提督李公显(祖籍鄞户)之见旧里役者,广拓城上腰城,重造窝铺敌楼,每堞间遮牌,又于沿城外濠边筑备城如城之数。二十四年奉旨修葺城垣^[46]。

另,康熙《鄞县志·卷之六·形胜考二·庆云楼》记:“庆云楼,在西城之第九铺,附城筑石台,建楼其上,为层者三,鸣钟于中妥神于下。明崇祯十四年海道副使罗浮王公应华创建,以补形胜而厌劫灾。”^[47]庆云楼是罗城西南角上的城楼,由于是明末崇祯十四年(1641)创建,故此事不见于明代志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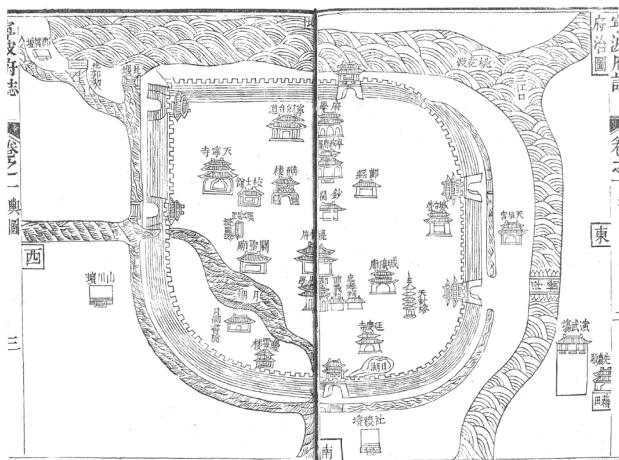
雍正《宁波府志·卷之八·城隍·府(鄞附郭同)》记:“康熙十三年、二十四年、三十一年,历经文武捐修。雍正年奉旨修葺,各值省郡县城垣,宁郡城复大为缮修,楼橹、雉堞焕然一新。工起六年七月,九年□月告成。”^[48]

乾隆《鄞县志·卷二·城池》:“乾隆三十一年,知县张又泰详请修筑城垣十九段,建楼六座。”^[49]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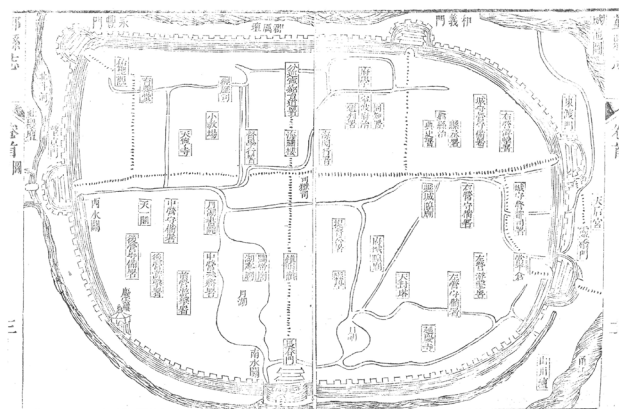
光绪《新修鄞县志·卷三·城池》(考辨省)记:

县城即府城也,周围二千五百二十七丈,延袤一十八里,址广二丈二尺,面一丈五尺,高二丈二尺……嘉庆二十五年知县郭□章请帑缮修,道光二十一年八月,英吉利陷城,二十二年三月收复,八月大飏隳永丰门楼,二十五年大修(修建城身凑长一千三百八十六丈六尺,沿城炮台二十二座,雉堞一千九百三十个,窝墩十二座,铺房三十六间,大小城楼十二座,各门盘诘房一十八间道署档册)。咸丰七年,巡道段光清筹款重修,八年工竣。十一年十一月,粤寇陷城。同治元年四月克复,和义门楼及东北面雉堞窝铺俱被炮坏,二年一律缮修^[50]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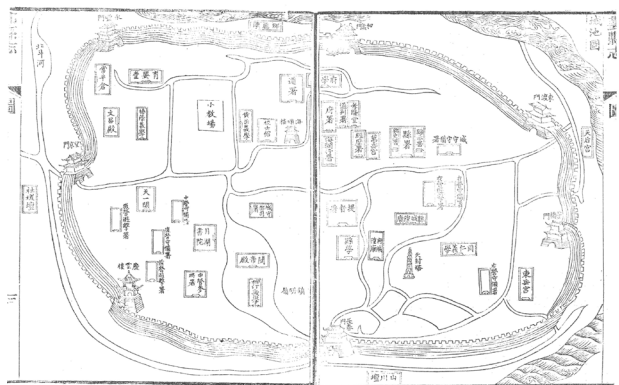
清代志书补入了罗城在明崇祯十四年(1641),清顺治十五年(1658),康熙十三年(1674),二十四年(1685),三十一年(1692)、雍正六年(1728),乾隆三十一年(1766)以及道光二十五年(1845)英军陷城后、咸丰七年(1857),同治二年(1863)太平军陷城后的数次建造、缮修,城墙整体格局没有大的变化,附属设施如炮台、雉堞、窝墩、铺房、城楼、盘诘房等有所增损。这一时期的志书基本都会有城



图十五 《府治图》（雍正《宁波府志》）



图十六 《城池图》（乾隆《鄞县志》）



图十七 《城池图》（光绪《鄞县志》）

图（图十五至十七），除志书城图外，又有各类单行的宁波城图，尤以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《宁郡地輿图》最为知名（图十八）。

6. 民国时期的罗城及其拆毁始末

民国时期《鄞县通志》^[51]为1949年以前宁波市最后一部方志，本志在总结前志的基础上，于《故城考略》篇制成一表概括宁波城墙历代的演变，较

前志而言，更为简洁，宁波城的沿革一目了然。不过纂修者对于前志多有误读或遗漏，故表格未能详尽准确地概括宁波城的变迁，如唐代城墙規制概略项误将乾道《四明图经》关于子城周长的记载视为罗城周回里数，宋代城墙置废项不列宝祐间吴潜修复旧城事，明代城墙置废项不列崇祯年间对城墙的修缮，清代城墙置废项称“雍正、乾隆、嘉庆、道光、咸丰、同治，凡六次修缮，屡有增拓”，而咸丰《鄞县志》关于嘉庆间的修缮记述的是“嘉庆二十五年知县郭□章请帑缮修”^[52]，请帑缮修未必获准、施行，此条尚有歧义，不当武断臆测为嘉庆二十五年（1820）修缮城墙。

另外，民国《鄞县通志》还记录了当时毁城始末：

隳城之役始于民国九年，其时府制既革，城为鄞之县治，县人士以甬为五口通商之一，自开埠以来，市舶殷集，塵肆众多，与寻常行政区域不同，非别立市政枢部不足以谋荣殖，而揆声施因呈请县省各长官成立宁波市政筹备处，计划全市市政，九年春乃有隳城造路之议，又三年，决议先隳六门耳，城改筑市内东南西北四大干路，十三年始隳灵桥、东渡二门，同时西城效实学校舍逼近城垣，不能扩充，亦商准筹备处毁其西部一段，至十六年宁波市政府成立，市长罗惠侨拟筑环城马路，驶行汽车，以市税所入不足抵挡市行政经费行隳城之案，自十八年起，论市府撤废止，为时不过三年，而三江口千余年之雄城已成遗迹，当时收入城壁墉地一切之所息，为数且在百万以上，而所谓环城马路者，犹俟异日甚矣，兴废之不可逆度也。又民国八年间，县人史翔熊设立翔熊织工厂于西城外高塘墩厂中，女工皆招自城中，日夕往来，须绕郭纡行，史病之，呈请省当道在西河营新开一城门以利行人，名曰通利，论者谓此为隳城之先兆云^[53]。

宁波城到民国拆城改建环城马路后，生命周期基本结束。后庆云楼毁^[54]，至今仅存唐宋子城南门城楼即鼓楼。

三、结 语

以上就宁波地方志及市区内涉及城墙的考古发



图十八 《宁郡地輿图》

据材料,对宁波子城、罗城城墙沿革及规制进行了粗略的梳理,据此可进一步将宁波城墙的变迁归纳如下。

唐长庆元年(821),刺史韩察筑子城;唐末,刺史黄晟筑罗城。

宋建隆初,节度使钱亿修罗城(存疑)。元丰元年(1078),太守曾巩重修。建炎间,金兵陷城。宝庆二年至绍定元年(1226—1228),太守胡榘修建子城东门、罗城市舶务门等。淳祐癸卯(1243),制守陈垵重修子城。宝祐五年(1257)、开庆元年(1259),制置使吴潜修建子城西门门楼、罗城望京门楼等。

元初城毁。至正十二年(1352),浙东都元帅纳麟哈剌重修罗城。二十七年(1367),太尉丞相方国珍修罗城。

明洪武五年至七年(1372—1374),指挥冯林重修罗城。十四年(1381),指挥李芳重修罗城。嘉靖三十四年至三十五年(1555—1556),知府张正和修缮旧城,重建瓮城、敌楼等。万历三十九年(1611),知府戴新筑城堤。崇祯十年至十一年(1637—1638),海道副使许彥重修罗城。十四年(1641),

海道副使王应华修庆云楼。

顺治十三年(1656),提督田雄重筑雉堞、敌台等。康熙十三年(1674),提督李显广拓腰城,重造窝铺敌楼等,二十四年(1685)、三十一年(1692)重修罗城。雍正六年至九年(1728—1731)大修。乾隆三十一年(1766),知县张又泰洋请修筑城垣十九段,建楼六座。嘉庆二十五年(1820),知县郭□章请帑缮修。道光二十一年(1841),英吉利陷城,二十五年(1845),重修。咸丰七年至八年(1857—1858),巡道段光清筹款重修,十一年(1861),粤寇陷城。同治二年(1863),修缮。

民国九年至十二年(1920—1923),拆除罗城城门。十七至二十年(1928—1931),除海曙楼、庆云楼外,其他城墙悉数拆除。

1956年,庆云楼为特大台风摧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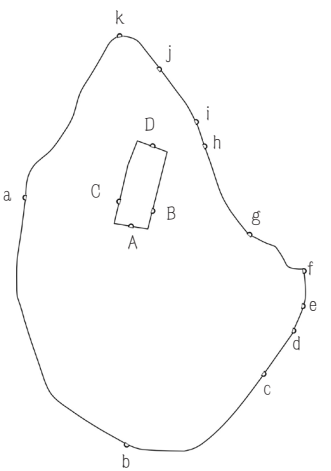
鼓楼保存至今。

宁波城墙自始建到基本拆除,前后延续了一千多年。子城存于唐宋,元初拆毁不再重建,不过其所在位置后仍作为州府治所。罗城自唐末修建以后,虽屡有毁修,但其位置及整体规制基本不变。

晚唐五代时期始筑的明州城,由于史籍记载简略,其整体规制不便于探讨。南宋庆元府城子城周回四百二十丈,罗城周回十八里,应该是沿袭了晚唐五代始建的明州城的规制,且罗城的规制自始建起便未再有明显的增缩或位移,一直延续到民国。

关于罗城城周的记载,历代志书有“二千五百二十七丈”“二千二百一十六丈”“二千七百八十七丈”几种表述,但均计十八里,推测各志书对于宁波罗城周回里数的记载,除最初的志书外,其余志书所记数据可能并非源于实测而是直接引用前代志书,传抄过程中出现讹误。参照宿白《隋唐城址类型初探》、陈正祥《中国的城》等文的分类及所举案例,唐明州城周回十八里,约为中型州府城的规模,南宋时城内设四厢可能也是延续了唐以来的建置。

罗城城门在宋代最多时开设过十处,南宋时仍在使用的有七处,而自宋以后,基本维持了六门的格局。宋代城门数较多,当是当时城内人口增加、商业繁



序号	唐五代	两宋	元	明	清
A	?	南门(奉国军)	— —	— —	— —
B	?	府东门	— —	— —	— —
C	?	府西门	— —	— —	— —
D	?	内(府?)后门	— —	— —	— —
a	?	朝京→望京→朝京 附水门	迎恩	望京 附水关	望京 附水门
b	?	甬水 附水门	甬水	甬水→长春 附水关	长春 附水门
c	?	鄞江(后闭)	— —	— —	— —
d	?	灵桥	— —	灵桥	灵桥
e	?	“市舶务”→来安	— —	— —	— —
f	?	东渡	东渡	东渡	东渡
g	不明	渔浦(后闭)	— —	— —	— —
h	?	盐仓→和义	和义	和义(“盐仓”)	和义
i	?	下卸(后迁)?	— —	— —	— —
j	?	达信(后闭)	— —	— —	— —
k	?	郑堰→永丰	永丰	永丰	永丰

说明：? 表示存疑，其中唐代城门情况未见记载，仅宋代渔浦门处确认有唐五代城门，其余辟设位置与门名均存疑；— —表示没有设置城门；→表示先后次序；“”表示俗称，非正式名。另外，图中罗城共标注了11处城门，其中“i”所表示的卸门存疑。

图十九 宁波城墙、城门变化情况示意图

荣对交通条件提出的适应性要求^[55]。从城门的布设情况看，东和东北两郭城门较为密集，这与作为天然护城濠的奉化江、余姚江宽阔江面形成的易于守备难于攻取的地理条件关系密切，同时也反应当时的商贸区域主要集中在这两面的沿江地带。反观西、西北、西南侧罗郭，中设望京，最北、最南设永丰、甬水，几乎占罗城一半长度的城墙上仅设置了3门。西面护城河相对于奉化江、余姚江要狭窄得多，防御的难度较大，城门过多则敌军易于攻取。这也说明西墙在唐宋时一直作为主要受敌面，事实上，明清以前宁波城池攻守的记录也常见于城西一带。明清以后，火器及水上军事力量得到长足发展，城池各面受敌趋于均衡，相应地，城门数量减少且近于平均分布，最终六门的格局稳定下来（图十九）。

宋元以前宁波城东、北两面主要依靠奉化江和余姚江作为天然城壕，西面有北斗河围护。元明以后，东面江岸淤积，城墙离奉化江越来越远，故又在奉化江与东墙之间另外开凿了护城河以加强防御，明清方志所载城池图上，罗城东、东南面奉化江与城墙之间多绘有城壕。

宁波市区内涉及城墙的几次考古发掘情况表明，宁波城墙自唐末始建，其构筑技术已较为成熟，墙基下以密集木桩铺垫，墙体外侧打护基木桩，为适应江南多雨、地下水易沁蚀墙体的地域环境，墙内往往砌有排水涵洞，城墙夯土外包砖砌筑规整，宋元以后条石、碎石又大量运用于构筑城墙基础和墙壁，发掘现场残存的城墙遗迹表面常见包石叠压包砖的现象。由于民国时拆城造路，今宁波市地下所见城墙遗迹主要是晚唐至宋元时期的遗存，明清城墙的具体规制则主要通过文献得以了解。

民国拆城至今，宁波市区除鼓楼外，地表已无城墙遗存，但掩埋在地表下的城墙遗迹尚能看出城墙走势、布局、构筑工艺及大体沿革。它是宁波城市发展的见证，真实反映了宁波自唐末始建罗城以来一千多年的城市发展脉络，是宁波最为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之一。由于其长期延续了始建格局，为探讨唐宋以来州府城制、城墙建筑史、城市发展史及古今重叠型城市研究提供了宝贵案例，具有重要的历史、科学和展示价值。

注释

[1] [宋] 罗浚等撰修：《宝庆四明志》，《中国方志丛书》华中地方第五七四号，据清咸丰四年（1854）刊本影印，成文出版社，1983年，第5102页。
[2] [宋] 王溥：《唐会要》，中华书局，1995年，第1273页。
[3] [宋] 陈思撰：《宝刻丛编》，光绪十四年（1888）吴兴陆氏十万卷楼刊本，第574页。此书《唐移州城记》引

据《复斋碑录》。
[4] 同[1]，第5221页。
[5] [24] [宋] 张津：《乾道四明图经》，《中国方志丛书》华中地方第五七三三号，据清咸丰四年（1854）刊本影印，成文出版社，1983年，第4960页。
[6] 同[1]，第5106页。

- [7]〔宋〕胡桷修,方万里、罗浚撰:《宝庆四明志》,北京故宫博物院据宋绍定二年(1229)刻、咸淳间增刻本影印,1950年。
- [8]北宋建隆元年(960),称明州奉国军,属于两浙路。
- [9]〔宋〕梅应发等:《开庆四明续志》,《中国方志丛书》华中地方第五七六号,据清咸丰四年(1854)刊本影印,成文出版社,1983年,第5371页。
- [10]〔宋〕罗浚等撰:《四明志》,《中国方志丛书》华中地方第五七五号,据宋宝庆年间抄本影印,成文出版社,1983年。
- [11][12][13]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:《浙江宁波唐宋子城遗址》,《考古》2002年第3期。
- [14]〔元〕王元恭撰:《至正四明续志》,《中国方志丛书》华中地方第五七九号,据清咸丰四年(1854)刊本影印,成文出版社,1983年,第5859页。
- [15]同[1],第5102页。
- [16][20][28]宁波市文物考古所:《浙江宁波和义路遗址发掘报告》,《东方博物》第1辑,杭州大学出版社,1997年,第243—280页。
- [17][21]林士民:《浙江宁波东门口罗城遗址发掘收获》,《再现昔日的文明——东方大港宁波考古研究》,三联书店,2005年,第101—105页。
- [18]丁友甫:《市舶司遗址考古初显成果》,《浙东文化》1995年第1期,第27—29页。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:《浙江宁波市舶司遗址发掘简报》,《浙东文化》2000年第1期,第159—175页。
- [19][23]陈姪秋:《2016年度浙江重要考古发现出炉,宁波四个考古项目入选》,《宁波通讯》2017年第2期,第60、61页。
- [22][29][35]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:《浙江宁波市舶司遗址发掘简报》,《浙东文化》2000年第1期,第159—175页。
- [25]同[1],第5102、5103页。
- [26]同[9],第5371页。
- [27]两图大体一致,现存版本中,抄本附图字迹更清晰。
- [30][45]傅亦民:《宁波电信大楼地下考古》,《宁波文史资料》第20辑《宁波文物古迹保护纪实》,宁波出版社,2000年,第79、80页。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:《浙江宁波船场遗址考古发掘简报》,《浙东文化》1999年第1期,第120—130页。
- [31]“灵桥门,城东石门,宝庆三年胡桷重修,扁曰鄞江楼,今废”。〔元〕袁楠撰:《延祐四明志》(全一册),《中国方志丛书》华中地方第五七八号,据清咸丰四年(1854)刊本影印,成文出版社,1983年,第5646页。
- [32][33][34][40]〔明〕高宇泰:《敬止录》卷一《城池考三》,烟屿楼刊本。
- [36]许超:《从〈宁郡地輿图〉看宁波城墙、河道和寺庙考古》,《大众考古》2014年第6期,第46—50页。
- [37]〔明〕杨寔撰修:《宁波郡志》,《中国方志丛书》华中地方第四九六号,据明成化四年刊本影印,成文出版社,1983年,第47页。
- [38]〔明〕黄润玉撰修:《宁波府简要志》(五卷),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史部一百七十四册,据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抄本影印,第722、723页。
- [39]〔明〕周希哲修,张时彻撰:《宁波府志》,明嘉靖三十九年(1560)刊本,日本早稻田大学藏,卷九,第2、3页。
- [41]同[5],第5046—5048页。
- [42][46][47]〔清〕汪源泽修,闻性道撰:《鄞县志》卷二《经制考·城郭》,《爱如生数据库·中国方志库》。
- [43]光绪《鄞县志》列举乾道、宝庆、开庆、延祐四志、并与录、同闻渊记、陆世科记、闻志作二千七百八十七丈,成化志、嘉靖志、朱志、李志、曹志、钱志、周志作二千二百一十六丈。
- [44]据宁波市地图测算。
- [48]〔清〕曹秉仁撰:《宁波府志》,《中国方志丛书》华中地方第一九八号,据清乾隆六年(1741)补刊本影印,成文出版社,1947年,第397页。
- [49]〔清〕钱大昕:《鄞县志》卷二《城池》,宁波天一阁藏本。
- [50][52]〔清〕戴枚修,张恕撰:《新修鄞县志》卷三《城池》,光绪三年(1877)丑癸十二月刊本。
- [51]〔民国〕《鄞县通志》,《中国方志丛书》华中地方第二一六号,据民国二十四年(1935)铅印本影印,成文出版社,1947年,第1603、1604页。〔民国〕张传保修:《鄞县通志》,《中国地方志集成》浙江府县志辑第18册,上海书店、江苏古籍、巴蜀书社,1993年。两个版本体例及内容基本一致。
- [53]〔民国〕《鄞县通志》,《中国方志丛书》华中地方第二一六号,据民国二十四年(1935)铅印本影印,成文出版社,1947年,第1603、1604页。
- [54]宁波市地方志编撰委员会:《宁波市志》,中华书局,1995年,第38页。
- [55]梁庚尧:《宋代社会经济史论集》,允成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,1997年,第537页。